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失守　譴讓

失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夫有仗節臨戎分閫受寄樹藩屏而是賴控咽喉以為要屬四郊之多壘合衆心以為城契宗子之

維寧示武夫之重閑是為巨防豈資儺保然而智者多慮或廹於勢孤愚者無謀或懼於衆叛至或扃鐍非謹繕完失時罔思盡忠以固吾圉覬望畏法脫走棄去拘於司敗蓋其宜矣若乃奮不顧身守死無二拒以百術攻非一塗困於阽危守終惇固猛噬之下英聲凜然雖塗膏血於顱垣殊要領於堙塹亦竭節無媿也已

後漢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彭寵及張豐反攻浮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

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

晉郭默為劉琨假潁川太守為劉曜所圍突圍投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李矩後矩轉㡳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

苟晞為都督中外諸軍屯濛城刑政苛虐衆心稍離莫

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馳襲濛城執晞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屯新鄭矩將張皮與劉聰子粲戰於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鈎以鈎船連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

周顗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始到州而

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

周撫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

和郁為征北將軍時石勒寇趙郡郁自鄴奔于衛國

裴純為滎陽太守時石勒寇汲郡執郡守胡寵遂南濟河純奔建鄴

庚冰為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

棄郡奔會稽

朱序為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鎮襄陽苻丕來攻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不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没序陷於苻堅

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

吳隱之安帝時為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及盧

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宋高祖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宋朱修之文帝時為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迴修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嘗悲憂㪍果尅

滑臺因之申謨與修之守滑臺為魏所没後得叛還蕭思話為青州刺史後魏南寇檀道濟北伐既而廻師思話懼魏人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遣參軍劉振之城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魏人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繇是徵下廷尉仍繫上方南齊王敬則為南兖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高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撫軍

梁魯休烈初仕齊爲巴西太守時江南人程延期反殺
太守何法藏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
羊鴉仁爲豫州刺史羊思爲殷州刺史爲魏軍所逼並
棄城走
劉潛字孝儀爲豫州内史侯景寇建業孝儀遣子勵帥
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宫城不守孝儀
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賀琛爲雲騎將軍中軍宣成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

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創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克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療治之

陳樊毅為左衛將軍時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詔以毅為大都督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

侯瑱為江州刺史鎮豫章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

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别立城栅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㣲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㣲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㣲虜掠瑱軍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巳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

後魏裴良為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斂仍值

寇亂至是城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虚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饑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房崇吉初為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城慕容白曜軍至遣人召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外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不時將克白曜遂築長城圍之崇吉糧矢俱盡突圍走出遁藏民舍後與從兄法壽俱降

賈顯度爲别將防守薄骨律鎮時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爾朱榮所留尋表受直閣將軍左中郎將

尉建爲兖州刺史時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建率所部棄城仲德遂入滑臺

費穆爲雲州刺史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

皆淪没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既久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孝明詔原之

薛曇尚孝明時為南陽太守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監監不能援遂為梁將王希聃所陷拘曇尚送梁梁以禮遇之曇尚乞歸乃聽還

韋纘為任城王澄揚州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

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

崔康爲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雒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康遂率城民奔定州坐以免官

裴粲爲兖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

爾朱世隆爲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鎭虎牢時元顥逼大梁世隆不閑世事無將帥之畧顥既克滎陽禽行臺

楊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詔卒北廵世隆之罪也

泉企為雒州都督東魏將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為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高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江果為汝州都督時杜雒周葛榮等叛亂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强寇內徙無繇乃攜子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孝靜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張瓊為汾州刺史天平中除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為

周文帝所陷卒

北齊封祖業行晉州事時薛循義為衛將軍沙苑之役諸軍退還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

後周柳檜為撫軍將軍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

弱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
陽猛初仕後魏為華山郡守孝武西遷猛率所部移鎮潼關俄而潼關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文帝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
隋史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義通和送於涿郡卒

于塗

周法尚後周宣帝時為開府順州刺史高祖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計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拒守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枝梧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于仲文初仕後周宣帝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

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城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曹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

內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三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雒陽發兵以討檀讓

唐張亮隋末從李密隸李勣勣歸國後亮檢校定州別駕劉黑闥反於河北勣復以亮從軍令守相州及黑闥兵至亮不能抗棄城而遁

齊王元吉守并州懼劉武周所逼棄并州奔于京師

程大買為滄州刺史為劉黑闥所逼棄城而遁

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屯晉州裴寂為宋金剛所敗人情大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遂陷于賊

高仙芝為西河節度使時安祿山據范陽叛仙芝為討賊副元帥屯軍於陝時范陽平盧節度封常清與安祿山戰於虎牢王師敗績時仙芝聞常清戰敗乃棄軍西奔陝郡太守竇庭芝棄郡北渡

呂崇賁為河東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潼關不

守崇貴及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年上雒防禦使楊䨵皆棄郡走所在兵將解嚴而散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祿山之亂初糾合兵衆以拒之後兵力漸窮棄郡南走渡河自後河北郡縣盡没於賊中

侯希逸肅宗時爲平盧節度使旣數爲賊所廹希逸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閏客李懷仙等旣淹歳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侵掠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平盧始陷於賊詔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

使自是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
崔光遠為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
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
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逺戰不利子儀怒不
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隨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
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要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
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浩
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

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董晉為華州刺史潼關鎮國軍使時朱泚僭逆于京邑使凶黨敬江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

程權為滄州節度使時鎮州王承宗叛命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鎮州賊以衆二萬人入滄州東光縣斷其白橋路權不能禦以衆歸

哥舒曜鎮襄城時李希烈反陷襄城曜西走洛陽

李勉為汴宋節度使時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衆來

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凶逆殘酷若與交刃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德宗尋有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齊運為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軍人人悅喜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走

杜彥光為監州刺史時吐蕃寇州彥光棄州奔於慶州

張行恭為平州刺史時太原軍犯州城行恭不能守因棄其城

梁葛從周仕唐為兖州節度使昭宗天復三年青帥王師範遣將劉鄩陷兖州初從周方統州兵在外青人知其虛來攻逐之

後唐李嚴為澶州節度使會賊將賀瓌來寇嚴怠於守備城遂陷賊

戴思遠初仕梁為邢州節度使屬燕將張方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

朱守殷為蕃漢馬步都虞候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撤此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

楊漢賓為黔南節度使會東川節度使董卓叛攻城漢

賔棄城走投忠州

安崇阮為夔州節度使棄所部歸闕翌日待罪于閤門尋命釋放時董璋據東川謀叛來寇峽内諸州而崇阮望風逋走

漢劉在明初仕後唐閔帝應順初為貝州刺史明帝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繇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

安友規權永興軍府事屬趙思綰奔衝友規失守城池後除名配流登州沙門島
周周密初仕晉為延州節度使會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為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高祖歸汴

譴讓

夫將者受脤於社貞師以律荷分閫之重有干城之寄

始當受命初無辦嚴是所謂爲爪牙而衛社稷者焉苟異於斯否臧凶也若乃擁兵而翫寇示戎而失策或士卒暴露無恤下之心或道路滯留非速進之意或對問失實或臨敵亡備以至不能鎮守遂至退奔斯乃有名無實失將兵之道降城縱掠違弔民之義是以頒尺一以致詰遣使者以問狀勞之以征役之苦終之以訓讓之辭故其聞命以知非立功而贖罪者多矣若夫上有疑心下或恥過因而負釁者蓋亦有焉

漢韓王信高祖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信為將軍貴必死之意不得為勇貴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彭越封梁王高祖十年陳豨反代地帝自往擊之至邯

鄲徵兵於梁越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擒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捕治越

楊僕為主爵都尉武帝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伐為矜恃也以書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南越中險地名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搴拔取之烏足以驕人哉烏於何切也

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傳張戀切行下更切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也若今言分疏

賈錢何對曰率數百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五過也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

馮奉世為右將軍元帝時以隴西羌反上言願得兵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

讓之（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耶（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良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

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助其守令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嘑種嘑音辱又乃彀切羌別種也彀工豆切謂能張弩者也絫力追切方急遣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乃若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

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自别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帝曰羌虜破散創艾逃亡出塞創艾謂懲懼也創初向切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擊公孫述進軍成都城下述死其將延岑舉城降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岑焚述宫室縱兵

火大掠光武聞之詔讓漢及副將劉向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馬援為伏波將軍與耿舒同擊五溪壺頭賊守隘船不得上暑甚士卒多死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充縣名屬武陵郡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百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連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輙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討邉章中常侍張讓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户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户

袁紹為右將軍建安元年曹公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

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述言皆飾非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及大帝即位請命百官歸功周瑜
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帝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
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帝敬重
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
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鎮荆州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
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
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

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輙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宋劉鍾晉末為龍驤將軍太尉參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鍾領石頭戍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遏

降號建威將軍

劉道規晉末為輔國將軍都督荆寧梁雍六州軍事時

荆州刺史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都督降為建威將軍

劉懷慎自高祖遷都壽春劉懷慎督北徐兖青淮北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

蕭思話為撫軍將軍兖徐二州刺史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磝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

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為坦副并前鋒入河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思話及衆軍並至碻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安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蟇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於碻磝永坦

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碻磝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空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寔思話可解徐州為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

王鎮之為征西大將軍道規司馬時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故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南齊周盤龍為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時角城戍將張蒲與後魏潛相搆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三十餘人藏伏笫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創赴水而魏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魏衆乃退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入座尋奏復位

陳章昭達為中撫軍大將軍高祖即位進號車騎大將

軍以還朝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淳于量鎮桂州王綝平後頻請入朝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投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為所司奏免儀同餘並如故
後魏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眞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秃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改授內

都大官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攻梁鍾離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宣武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元慶和初為梁北道總管魏主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北齊薛孤延仕東魏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燕於

華林園文襄啟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陽州公永樂仕東魏為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
昂失利退永樂守南陽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
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
隋賀若弼為右武侯大將軍開皇末高祖幸仁壽宮讌
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
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
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妒嫉心太猛自是非人

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唐竇規為益州行臺僕射武德中徵入朝賜坐御榻規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從者二千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

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遏宋金剛賊衆犯之師遂大潰死皆盡晉州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徵入朝高祖數之

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已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其屬吏尋釋之

獨孤懐恩為工部侍郎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懐恩代總其衆懐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譲之因是怨望

劉仁軌為青州刺史高宗顯慶中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随軍自效

田仁琬為太僕卿兼代州刺史充河東諸軍節度副大使玄宗天寶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節度鎮守西陲不能振舉師旅緝寧夷夏而乃公行暴政不務恤人撓亂要荒略無承稟邊官之責職爾之繇宜黜遠藩用誡邊使可舒州刺史即馳驛赴任

封常清充伊西節度等使天寶末安禄山叛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禄山渡河陷陳留入甖子谷兇威轉熾常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於西城門入

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
從提象門入苑令人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陜郡遇
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
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仙芝之令常清監左右廂
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
郭子儀爲司空平章事肅宗至德中以副元帥與安祿
山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大戰於清渠王師敗績降爲左
僕射仍平章事

殷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太和中侑准詔停減軍卒千餘人遂敗為羣盜刼隨州之屬縣時議責侑不先陳論以致冦盜左授太子賔客

夏侯孜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懿宗咸通十年正月遷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詔蠻冦西川責孜在蜀日失政也

梁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率軍屯莘縣既而魏軍送欵於太原時莊宗南伐鄩在莘既久糧饋不給人皆思歸

莊宗令鐵騎直壓其營挑戰鄩閉壁示弱乃以勁卒絕其甬道持千金斧斬其寨木衆出驚駭俘獲而退末帝遣人謂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鬬志昨日東面諸侯奏事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虜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翦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鄩表曰臣受國恩當思閫政敢不仗戈假寐罄

節翰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雞止於此時再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犄角又欲絶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揚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其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劫掠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謀詎敢

坐滋患難臣誠心體國天鑒具明

後唐劉訓為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以征討無功責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

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惡生好殺麄暴無政歷數鎮以苛虐聞明宗亦怒之及鎮上黨歲餘乃令致仕樞密使安重誨得罪後建立不繇表請自入朝所繇司不知之徑至後樓謁見泣涕言已無罪為重誨擯斥明宗不悅

曰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非重誨譖言亦宜自省旬日令還遼州賜茶藥而死

周慕容彦超仕漢為鄆州節度使乾祐中以關中平加侍中遇隱帝誕辰入朝以在鎮不法為執政所責尋授兖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爭功　　矜伐

爭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蓋夫狠而求勝競不以心斯事之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後已之義靡篤奪人之心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禮讓之

訓當受脤齊出握兵分道搴旗斬將攻畧城池競圖勲伐相尚謀詐或逗遛期會以沮彼衆或增益首級以大己功或倍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勞之際求賞實於俘獲行封之始請辨正於先後廷爭以發憤歎耦語以圖叛戾至有奪珪爵伏斧鑕而不悔者矣兹所謂矜其能而喪厥功者焉

穿封戌為楚大夫楚子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

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也）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為晉大夫（簡子也）帥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齊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

也太子救之以戈䢴師北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使不絶止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材横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漢蕭何為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酇侯酇音贊屬南陽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顧猶反也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縱音子用切發縱謂解紲而放之指示者以手指示之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徒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是時帝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復道上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見諸將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

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者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趣讀曰促

荀彘為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右渠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

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言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唊音作頰也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孰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㬇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相路人前巳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朝鮮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巳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後漢任尚為中郎將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西羌有功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財枉法贓千萬以上檻車徵棄市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伐吳吳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吳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吳中軍按兵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宋張僧産龍驤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僭逆興世擊敗之琬死別將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眞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眞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僧産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眞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爲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勇便

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戰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戸

後魏崔亮為鎮南將軍與李平等討梁將趙祖悅於硤石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輕輙還歸此而

不糾法將焉寄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陽固爲前將軍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戚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開皇九年伐陳擒虎爲先鋒弼爲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畧不交戰豈臣之比

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柱國賜物八千段

李德林為内使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

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已宣勑訖有人説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為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論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與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縁私濫與勲臣同賞耳

尉遲敬徳貞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

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徳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徳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

伊慎為江西節度使曹嗣王臯都知兵馬使臯攻李希烈安州使慎盛兵圍之賊懼臯使至城中以約降臯使都虞候王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恟懼繇其圍也色不下鍔鍔稱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為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軍楊復光總其兵初仙芝衆號三十萬既陷江陵獲舉子温廷浩遣修表請節朝議不允及復光為招討監軍遣判官吳彦宏諭以朝㫖釋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其將尚君長蔡温王楚彦等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威欲害其功並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其本悉斬之繇是賊怒悉鋭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其衆以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為武皇馬步軍都校與李存孝擊張

濬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絶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卑以自牧為而不有俛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拔乎其萃高世作程者之所為也乃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閫之重或破敵平亂自恃其勲業或露

才揚已顧從其驅策或形騫翥之迹或張誇大之言以致使氣陵上席寵驕物跋危機而不悟犯清議而莫逃垂之編簡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咎者其是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之

漢樊噲封舞陽侯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也音工豆反令歌唫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唫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謾欺謾也音曼又音莫連反且匈奴與漢殊俗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不足慇也高后曰善

魏鄧艾為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葬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健兒也與某相隨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蜀魏延為征西大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輙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

以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晉郭默明帝時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軍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

劉毅為衛將軍荊州刺史毅性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

居方嶽嘗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
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輙絶歎以為不可能也
宋謝晦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
詣從叔光禄大夫瞻瞻問晦年答之曰三十五瞻笑曰
昔荀郎中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
愧色
南齊垣崇祖為朐山戍主崇祖啟明帝曰淮北士民力
屈胡圍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為淮北州郡

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在淮陰見帝便相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明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嘗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

梁韋叡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高祖義兵檄至叡起兵赴之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儁

光道候敵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

王僧辯為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據之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之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首望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

賔客皆前稱歎功德儹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
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為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
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韓顯宗孝文時為征武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為鎮
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
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
此而不糾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

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

王肅為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惟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庇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

于忠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自謂有社稷之功諷動百僚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

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伐為軍主大眼頗

謂同儕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軍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

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嘗輕之

後周王勇為大將軍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

隋賀若弼為武候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兵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

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闞稜為越州都督稜與輔公祏將陳正通接戰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耶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鬬志或有遥拜者賊師遂潰稜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

劉擁為隴右經畧使嘗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擁兵力則

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擁才任統帥朝廷將用之會高崇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為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回鶻使經其舊地歲旱因召其代已者未詳姓名疏之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為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蓋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之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

師厚深陳款効末帝即位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

後唐朱守殷為振威節度使不之任仍兼蕃漢馬步使京城初定內外警廵恃憑主恩蔑視勲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强作宿徳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安元信為横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

彦威彦威不敢荅明宗曰成敗天也不繇於人當時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掛於口吻取笑於長者彦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彦威為戲

周王峻為樞密使峻以慕容彦超叛於兖州已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定省使尚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

峻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德色

册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一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識闇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為之將領專閫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中令勝敗繫乎指顧乃有率意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自陷於惡妄作過舉遂流於口實當斷不決爰搆於厲階因而失律

敗師致輿尸之咎喪軀齰舌貽沒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會昧於應變之畧失於防微之旨者又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其山道下泥）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

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戍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漢陳餘為成安君時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及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言難繼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間路微小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儒者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竟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龍且為楚將時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

走高密使使至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日知韓信為人易與爾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也何為而止遂與信戰為信所敗擊刺殺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為大將軍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

掩襲許昌則操必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温為車騎將軍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卓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

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温後果及於難

呂布為兖州牧初入兖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户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丘為曹操之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

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令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後兵敗降曹操遂為操所殺

公孫瓚為前將軍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令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惠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嘗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後為袁紹之兵所擊瓚軍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瓚别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别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

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瓚自知終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魏劉勲初為廬江太守勲時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禮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

之有年矣孳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寳葛鉞喜悅外内盡賀而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兵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

王凌鎮揚州既有謀立楚王彪太傅司馬懿統大軍討

之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横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羣小之言

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罪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得自疑徑乘小船自趨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

者故也淩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覲太傅意太傅給之臨行到項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

文欽為前將軍揚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軍司馬師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少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

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
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遥相與語大
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也欲
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
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
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
也

蜀劉璋為益州牧璋焉之子也初焉以張魯為督義司

馬住漢中及璋繼為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龎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羲與璋情好携隙趙韙稱兵内向衆散見殺皆繇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寛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巴東將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龎樂李巽反斬韙

又别駕張松勸璋迎先

主簿黄權陳其利害從主𥤱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黄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是先主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説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如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廪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静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

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勤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

吳步隲為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陵上表言曰北降人王潜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大帝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隲表輙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寜有可以沙

囊塞理也

濮陽興為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惟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時前趙劉元海為侍子在雒陽屬王彌從雒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曰陛下

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

賈充為太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為諸軍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詔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

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朂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
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
降吳平軍罷帝遣使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
益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
平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
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王浚為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為臣於浚而陰勒兵襲之
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

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人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黄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之邈

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田農但營器仗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于氐王楊茂搜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悉遣援卒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

牽秀為尚書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

以秀為平北將軍領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郗隆為揚州刺史趙誘為主簿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雒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説隆曰趙王

簒逆海内所病今義兵飆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止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桓冲為西鎮以賊寇方强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止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

謝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投於賊冲深用愧恍既而苻堅盡國内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

其左衽矣俄而閔堅破大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

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

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許雒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

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

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

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

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

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雒陽西奔浩以為梁

安事提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為前
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
解揚州專鎮雒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
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
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
王啟劉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
謝琰為衛將軍徐州刺史時孫恩作亂詔琰與輔國將
軍劉牢之俱討孫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

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强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衂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劉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夜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嘗裁減

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眞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令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眞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

前秦苻丕堅之子也堅敗於淮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

不忠於燕其肯盡忠于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勲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撃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後果自立為燕王

梁熙為凉州刺史時苻堅既死子丕新立安西吕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吕光新定西國兵强器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

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獨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雒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迴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

之末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絶人今以蕩
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
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
雒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
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
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川之衆掃兇逆於諸夏寧
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熈又不從殺雒於西海以
子胄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

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脩及光戰於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熈迎光光殺之建武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

宋殷孝祖為兖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戰甞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題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

劉秉為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事蒼梧廢秉出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當歸那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胷曰君肉中詎有血耶

南齊陳顯叔初從太祖征伐有功封當陽縣子後為太子左率啟世祖以鍛箭鍱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侯伯以鑄鍱鈍不合用事不行

梁鄧元起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任㑺黔婁蔣光濟以

州事並勸為善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朱异為領軍時北齊侯景為豫州牧據壽春將圖不軌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並抑不奏聞而愈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

陳周敷梁末與周廸起義兵討侯景後為豫章太守時

江南酋帥多不入朝數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廸以數素出已下超居顯貴甚不平遂反為數所破五年廸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廸數又從至定川縣與廸相對廸貽數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數許之方登壇為廸所害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章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西封縣開

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虐禁奸詭遂貽喪仆但夙
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弟量加
賻卹
後魏劉潔太武時車駕西伐潔為前鋒沮渠茂䖍弟董
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晨不協擊
鼓却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羅雲為給事中時西部勑勒叛詔雲與汝陰王天賜討
之為前鋒勑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勑勒色動恐

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圍雲不從勑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為都將招慰淮南遣鄭羲參石軍事石引軍東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尅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也而欲棄還長社道途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

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羲策

裴粲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叛賊耿翔受梁假署寇亂三齊粲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於梁

崔延伯為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万俟醜奴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閒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迥為相州都督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

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䇿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紀綱不能有所拯救

唐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既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為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卷甲輕齎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饑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强弱自為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皆相食比入

境餘兵纔八百人
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為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賔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賔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總

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旣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黄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為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衂之虜境覩其疇昔頗嘗輸蹔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

鮮于仲通為劒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閤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虔陀為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陁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陁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虔陁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陁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嶲州閤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茹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

也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逼太和城為南詔所敗

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代謝罪景山不許又其弟請以身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於一馬乎景山慙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亂

崔光遠乾元中為魏州節度使將軍李處崟拒賊敗投光遠賊隨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

遠乃腰斬處崟處崟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李惟岳爲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理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懐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緜是無疑後終爲武俊所殺

楊襲古爲北庭節度使貞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禄白眼之衆來寇北庭迴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

續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迴紇是歲乃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為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收合餘燼晨夜奔還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西州頡于迦斯紿之曰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

陸長源為宣武節度董晉為行軍司馬長源好滋章云為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令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已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

冐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别弘靖久富貴又不知土風入燕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廻軍人以其

無過不欲加害將遷置館中徹不知其心謂亦不免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後請弘靖為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泂為兵馬留後朝廷旣除泂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為撫州刺史

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初李聽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遂壯

及道古為廉察聽為所間故鄂軍不振
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人
告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室朱
公不顧國家約束率遣大軍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
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
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
出精鋭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
水為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計公此

舉也茂貞比昧遠圖書至不報

後唐史彥瓊本伶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為武德使在魏州時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廵檢使孫鐸等急趨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漳計程六日晚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陣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兇徒傅於城

下必處姦人内應則事未可測也彦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彦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彦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彦瓊單騎奔京師

晉李彦縮爲陳州節度使每在少帝側昇降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

周馬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谿洞蠻軍縱兵

發火向時府署廨舍連闥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畜皆為燼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蕚于灰燼中自稱主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鴟鴞惜巢之意與所昵羣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校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於敗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二